

紅袖添香室叢書

題



清
辰

紅袖添香室叢書第三集目錄

記事

梵門綺語錄

十洲香語

帝城花樣

海鷗小譜

失名

失名

失名

胡執信

記事

目錄

紅袖添香室叢書

記事

梵門綺語錄

高瀟青蓮庵谷姓少婦

江蘇高瀟縣，地處湖濱，與安徽當塗縣相接壤。邑有谷姓少婦，困於惡姑之凌虐，遽爾披薙爲尼，遁入左近之青蓮庵，拈齋繡佛，居然尼也。而月貌花容，姿容絕麗，迨至母族與翁夫涉訟公庭，經縣主李鶴大令靜心研鞫，見其蠻腰樊口，嫋娜傳停，雖八千煩惱絲不存一根，而丰姿自不可掩，裙下雙鉤，約略纖不盈握，一種嬌羞之態，真所謂我見猶憐者。知鼠姑極固是太毒，抑亦由母姑之導引而然。時值星會良宵，即勸令兩家言歸於好，用鼓樂迎之返。當時坐彩輿中者，公然一禿髮之尼僧，遐邇喧傳，謂爲尼庵出嫁也。

時李大令有四六判詞曰：訊得小谷孫氏，係文生谷鶯鳴長子蕃青之妻，孫徐氏親女，孫宜炳胞妹，劉祚灼及妻孫氏之內姪女也。年未及笄，早締朱陳之好，髮初覆額，先歸夫婿之家。既合卺以諧歡，當同心而黽勉。乃蓮開並蒂，尙未呈天上石麟；而棒喝當頭，頓驚散林間宿鳥。鼠姑花何其毒也？蘋婆果豈堪食乎？只緣摧折頻經，難守命宮之磨蝎；遂乃倉皇遽遁，冀開生路於網魚。泣訴母姑，認作桃源之路；背離骨肉，恐傷萱室之心。而孫徐氏未覩女容，誤聞女死，屢聽蜂傳蝶報，將信將疑，詎知海市蜃樓，是真是假？乃竟率其子弟，大開鬧壩之風，毀彼肌臂，應得傷人之咎。若劉孫氏葭莩誼切，瓜葛嫌無；密鎖春光，不許柳條暗洩，深藏夏屋，未容梅訊潛通。既然投我以求生，忍令還家而送死？竟使旃檀被薤，冀匿跡以銷聲；遂教秦晉參商，久興師而搆怨。復敢免謀是狡，屢求鄰國之書，豈知鶴去仍還，已返連城之壁？錯中又錯，問爾何詞？冤外生冤，伊誰之過？雖訊無圖財實據，究難辭賈禍根由；罪坐夫男，律原不赦。衅生婦女，法尙可寬。小谷孫氏，職本有虧，應科以背夫之罪；逃非得已，宜憐其惜命之情。業經訓責當堂，向翁夫而服禮；更令跪求中夜，復羞澀以陳詞。例無離異之文，禮有往歸之戒。趁此橋填烏鵲，會隔水之仙郎，合當與駕青鸞，送離魂之倩女。仍願鼓琴鼓瑟，卜五世而克昌；更期宜室宜家，侍重幃而稱慶。其姑大谷孫氏，心當知悔，傷已早平；其翁文生谷鶯鳴，既列膠庠，應思慈孝。小人有母，非不知穎叔之風；夫子多情，難免效季常之懼。與子蕃青等冤沉既白，眼盼留青；看施報之循環，人孰無女？肆欺凌於孱弱，我獨何心？幾番跋涉辛勤，差幸珠還合浦；費盡心機子細，頓教錢罄流沙。第蚌已飛空，

鶯難出谷，揆諸情理，母家自合分償，憫其困窮，姑氏亦當共濟。斷令孫劉兩姓合葬，費百圓金，作刑，盛世尙寬宏之典，革其餘罪。小民名枷杖之施。本縣執法守經，總求一是，行權達變，用示兩全。盡斯民父母之心，苦衷若揭，爲成人婚姻之意，曲體咸周。其各懷遵，永歸和好。供結悉存檔案，人證概令釋還。此判。

其詞喬皇華瞻，風發韻流，實爲公牘中不可多得之文字，宜其傳誦一時。而李大令曲體人情，婆心一片，完人夫婦，破鏡重圓，不致茶版粥魚，爲彼時氣憤之所激，而他時反悔，遽生怨曠之悲。嗚呼！是豈可以尋常俗吏視哉？牛刀小試，高坐堂皇，安得盡如李大令者？凡遇此等案件，悉令還俗擇配，使一輩勉強出家，如韓文公所謂「人其人」者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度盡衆生苦厄也。

無錫真如庵理貞

南吳會，北昆陵，介居其間者，爲無錫縣。惠泉山色，馳譽東南，歲走蘇常間，往來不計次，人事倥傯，未曾一蠟遊山之屐。好風景失之交臂，山靈笑我矣！無錫燈舫，尤爲著名，而絃管喧呶，多塵俗氣。鬧紅一舸，當與吳娘鴨嘴無稍異。曩聞無錫多尼庵，庵舍精雅，類依山麓而居，足爲名山點綴。庵中多豔尼，講究妝飾，蛾眉蟬鬢，一似俗家裝束，清歌侑酒，送客留髡，勾欄不啻焉！惟必有熟人導之耳。庚戌夏，友人穎川生往無錫，閱一月而返，余以曩者所聞問之，因爲余略述一二事，如真如庵之理貞，有足誌也。穎川生云：余之往無錫也，蓋奉上台札委彈壓繭市耳，每日清晨，鄉人擔繭上市，午牌落市，則無

事矣。杖頭間掛百錢，領略惠泉山景。山麓有賣茶處，房舍清潔，呼僮煎茗，嘗天下第二泉。浮生半日，偷得清閒，午餐而後，日以爲例。茶寮西畔一精舍，榜曰真如庵，詢諸茶博士曰：尼庵也。顧庵門習靜，雖設常關，寶刹雲封，絕無人跡。粥魚茶版，則更聲息全無，亦若惟老佛爲之坐守門戶者，是可異已！閱日略久，適晤友人某，友固里中人，熟悉此中門徑，洸其先導，得由後戶入。蓋並非隔絕紅塵，實是暗藏春色，方便之門，固大有在。理貞出見客，不作比邱妝，年可十八九，姿容斌媚，導入妝閣坐，酬應若青樓。噫！二十餘日來，無日不作門外漢，不意桃花源裏，雞犬皆仙，屋舍儼然，竟若是耶！有頃，興辭出，理貞向余友訂後約，許以閱三日來，並囑備樽酒焉。理貞唯唯。及期，余友來寓所，招與同踐約，至則有某某二君先在，皆余友之同人。理貞則更盛其飾而豔其妝，雲髻盤鴉，弓鞋繡鳳，歌衫舞扇，望之如天仙化身。是日相會者，恰好四人；余友喜手談，相將入局，局終設席，肴饌精美，略似船式。理貞獻酒畢，低聲度南曲，不以絃索和，曰：異北里也。意者，鼓鍾於宮，聲聞於外，此其掩人耳目耳。酒散回寓，余卽以明日行。胡麻一飯，恨無緣重到天台；後詢諸人，知余友此日一席酒，所費蓋不貲也。潁川生爲余言之如此，余不禁爲之神遊目想云。

無錫淨綠山莊勝荷

無錫山明水秀，惠泉山風景絕佳，山麓多尼庵，門牆光澤，墁粉髹漆，煥然常新。或有門榜，或無門榜，或門榜之上以山莊名；遊人涉足其間，疑爲名流別墅。故雖惠泉尼僧，豔名傳遐邇，而聞所聞而來，

未得見所見而去，無人先容，鮮有得其門而入者也。然若得門而入，則無所謂佛門之規則，禪參歡喜，一似青樓耳。有淨綠山莊者，中有勝荷其人，年正及笄，姿容絕美。聞諸里中人云：勝荷本江北人，於其幼時，隨父母以艚船來江南，淨綠山莊某尼，以價購而有之，隸其名下。一若尼庵之收徒弟者然。由是極意修飾，不數年而丰致非凡，鳳履鵝鬟，十分嬌豔。蓋惠泉尼僧，本不作方外裝束，復以勝荷天質本佳，倍覺動人楚楚也。其師於昔年從人去，勝荷受其衣鉢，祕密賣笑，生涯亦頗不惡。

其師在山時，亦極著豔名，與浙人某絲客暱。某絲客挾巨資，往來蘇常間，因是而喪其資者過半。其師居積日富，絲客轉連日窮，客固持籌握算，而心計最工者，垂棘之璧，屈產之乘，本晉獻公之寶，虞不過外府耳。妙計既定，好事旋成，罄囊尚有千金，拚作玉臺聘物，五湖渺渺，西施從陶朱公去矣。珠還合浦，璧返秦廷，權子母而操奇贏，仍不失爲浙中巨賈。人財兩得，且以消受豔福焉！

勝荷得師門之祕授，高張豔幟，無錫本商賈雲集之處，米市尤其大宗。有某米商與之締祕密交，往來綦久，纏頭之費，不可以淺鮮計。特米商齒微長，勝荷無嫁意，黃金虛耗，卒不能如絲客之便宜。勝荷之情致纏綿，祇爲阿堵物耳。慾壑略盈，初心大變。去年米商販米去，閱數月而歸，人而桃花，懊喪欲死。而且山莊門牖，亦已全行鑿去，宛其死矣。他人入室，詢諸鄰近，知庵堂已改住家，蓋勝荷臨去時，將山莊價售某紳家，山莊本爲其師出資所築，其師去後，即爲勝荷執管。故勝荷得以自由出售。某紳新從海上攜妾歸，桃葉迎來，山居清雅，裴公綠野堂，就此作別墅焉。而如米商者，武陵漁人，曾嘗雞酒，天

台劉阮，飽飲胡麻。一別之後，竟不得重入仙境。夫亦徒呼負負而已。而勝荷踪跡詭秘，人不知其此去之何之，但知其下山之日，爲六月二十三日。是日爲其初度之辰，有許多女伴來，卽與諸女伴偕引去，而紳家豪僕管業至矣。夫其所名勝荷者，因先荷花生日一日而生，嘉名肇錫，非無意云。

洞庭山觀音庵佛如

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，七十二峯沈浸其間，洵東南一大觀也。湖中聳峙者，爲東西兩山，卽所謂洞庭山。有東洞庭西洞庭之名。兩山皆有尼庵，東山尤多。屢思往遊，俗事煩冗，未得其暇。己酉秋，長白司馬攝太湖篆，因事往訪，事畢而返，略有暇晷，因便道遊之。放舟葉巷村，停泊大水橋，舍舟而陸，從新廟盤折而上，躋莫釐最高峯，遙望湖中，烟波縹緲，峯巒雜沓。向東而行，山石犖确，足爲之繭，腰爲之折矣！繼於後山觀音庵小憩，庵尼照例餉客以茶，並果品也。尼庵規則，凡有客至，老尼獻茶，必有一二年輕者在側應酬，如僧寺之有支賓者然。向者涉歷尼庵，幾於千篇一律。是日觀音庵，亦照此例，有二尼出，一不過十齡，一則年約二九。問其名曰佛如，風流蘊藉，談吐頗不俗，作俗家裝束。所衣雖尋常機器布，而清潔無纖垢，蛾眉螭首，蟬鬢鴉鬟，商量姿色，亦在十分以上焉。余以山中風土人情問，佛如告余曰：洞庭山人最善弋利，稍有資財者，往往出賈於外，風雅好事，殊鮮其人。故勝蹟名區，絕少點綴，並無園林池館花木之勝。居民善藝植，盧橘楊梅諸果，較他處特佳；多捆載販諸遠近，亦以利所在也。今已交秋令，諸果盡剝落，惟盤中安期巨棗，爲家園中物。碧螺青茶，亦山中產，請試嘗之。視杯中茶，果作沈

碧色，嘗之而甘芳，棗大於常，恐河魚患不敢食。坐談良久，佛如所言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因尙欲領略山色，遂卽興辭。瀕行時，佛如又曰：「洞庭山色絕佳，然居人閉戶不遊，山中佳處，問之且不知。真如願伽詩所云：『始覺住山人亦俗，關門讓與別人看』」者。此去從萬松叢中盤旋而下，疎簷擁翠，曲徑通微，有華表兀立者，爲吳中潘氏墓道，折而西行，爲俞陽村。再涉前嶺，卽如君所言，離大水槁泊舟處不遠矣。如其言，果見丹崖碧嶂，環繞參差，約十里許，卽達舟所，以所見證所聞，誠一一不爽也。回舟已薄暮，力疲甚，挑燈煖酒，思日間事，尋釋佛如所言，聽其摹繪山人之性質，承其指點山行之路徑，又能誦願伽詩，當非尋常比邱比，有足以欽遲者矣！歸舟迫促，恨不能重接清談，而其一生來歷，又無人可以問訊，旣不知其前因之如何，又不知其後果之如何，祇此一面之緣，可幸亦可惜已！

金陵茶庵文漪

金陵爲古帝王之郡，六朝佳麗，餘跡長存；水輦山溫，花明柳暗。明代創設十三樓，一時章臺之盛，冠於東南。粵匪之亂，遭劫最巨；盛時舊物，蕩焉無存。數十年來，漸次規復。釣魚巷娼寮林立，頗擅繁華；顧俗粉庸脂，不足當雅人一盼。秦淮湖水之西，一小招提，紅闌倒影，勝似畫圖，旁有庵舍一坐，榜曰茶庵。梵唄聲出戶外，其細若蛩吟；抑揚隱約，知爲閨閣中人修行處。揚聲入其戶，啐經之聲截然而止；一中年尼塞簾出，問客何來，口操吳語，意甚殷殷，且留坐焉。佛堂三楹，中供大士像，長明燈燼，誠檀香爇爐中，寶相裝嚴，爲之肅然起敬。坐定，互問邦族，通姓名，但言清禪其名，而文漪其字。年約三旬，貌清癯

而身瘦削。徐孌丰韻，正好中年，禮態苗條，風流自賞。長裙拂地，雙鉤微露，殊纖小；鞋以革製，宛然新式。時世妝，尼帽尼衣，衣以純黑漳絨爲之，臂釧粲然，指環稱是。舉止之間，饒有華貴氣象；青絲盡披，蓬頭脚判僧俗，殆諺所謂半路出家者。詢其來歷，囁嚅不肯言。語次，小婢報茶熟，婢仍俗妝，亦頗清秀。時邀入內室坐，即其嚀經處也。室中陳設精雅，顧器用皆舶來物，而筆床硯盒，位置楚楚。架上書籍數種，與經卷雜相，牙籤縹帙，修潔而整齊。余謂：吾師固精通文翰者？曰：然。通則通矣，精則豈敢？然亦不讓念書人。雙瞳炯炯也！相與一笑而罷。所居之室，朱闌碧檻，繡幕珠簾，几淨窗明，不染塵埃。室分內外兩重，外室卽所坐處，內室隔以繡闥，似非外人所可涉足。余數數屬之目，文漪已會意，排闥請觀，則見綃帳錦衾，備極華煥，一似名媛閨閣者。流覽一週，爲之嘆羨不置。啜茗畢，告辭歸。後詢諸人，知文漪蓋某觀察棄妾也，以犯淫故，勒令披薙爲尼。其出家時，所攜甚不資。茶庵屋舍，其以己資特地建築云。

揚州明月庵誠修

熱心辦公益事，如勸設學堂，開會演說之類，此士大夫之責，求諸巾幗，往往而難。况乎士大夫輩，日言公益，欲其實事求是，不假公以肥己，則又十不得二三。巾幗無論已，卽一二名門宦族之婦人女子，略知大義，其富厚者，或助資財以成地方之盛舉；而貧無所賴者，亦出心力以盡箇人之義務。難必其非好名之心所激而成，其出於本心者蓋鮮。職是之故，或議及僧寺之充作公用也，或謀及尼庵之改爲私校也，紛紛擾擾，不一而足。凡夫僧尼之輩，遞迹空門，置世事於不問，何公理之足云？而僧人之

開僧學堂，又借以爲保求寺產計，公也而仍私，亦惟自固其藩籬而已。女尼無學堂分，乃揚州某女學堂之女校長，則公然一女尼也。有知是校開辦時事者，謂校址本一尼庵，庵名明月，取揚州二分明月之意；尼名誠修，本隸明月庵。先是，明月庵住持某老尼新但化輪及誠修主庵事，誠修料理老尼喪葬畢，建言於某紳，願以庵屋充作女學堂用品，不受分文之償值。庵有田數十畝，歲入頗堪自給，亦願作爲女學堂常年經費；但請留開西楹三椽屋，爲自己安身奉佛清修之所。俟女校成立，且願就近擔任校中管理義務。時揚州中小學堂皆已教有成效，女校則尙闕如，某紳聞而喜，爲告當道，當道鑒其誠如其請，僉議受其屋而購其田，誠修固辭之，卒不受其值。署券既畢，略加改葺，濟以公款之移撥，私家之欣助，不數月後，讀書之聲琅琅滿耳，而誠修居然以佛弟子作校長矣！任事之下，潛心校務，措置裕如。校規嚴肅，實爲女校之特色。晦則仍理舊業，焚香繡佛，端居一室中；校籍梵經，分皮兩架，井井有條也。或有嫌其兩不相合，而以逃楊歸儒爲言者，誠修數典不肯忘，夫亦相安無事也。方明月庵之未改女校也，誠修每假朔望佛會日，遶集城內外老少婦女，演說天足事，近情切理，娓娓可聽；揚州纏足之風，本校他處爲甚，苦力傭工，縫窮老弱之僑，莫不纖纖厥趾，積習相沿，其苦萬狀。至是而漸知感化，其造福爲不少矣。或者曰：誠修恐庵產之將來必不免於充公，故爲此保求半壁之計，其所捐田產，又有校長月薪之足以相抵。校長地位，何等優崇？有此一舉，且以博美名也。處心積慮，可謂深矣！其計亦狡矣哉！然而擔任義務，不辭勞瘁，田值爲所固辭，月薪在所應得，與夫靠著佛菩薩吃著不盡，甚或飽

煖思淫者，蓋大相逕庭也。然則誠修者，熱心公益，實事求是，微特尼界中未有之奇，卽一二開通之巾幗，亦不能及。而沽名釣譽，假公以肥己，皇皇乎爲當世士大夫者，當亦有愧色歟？

杭州木庵雲林

區區口舌之長，原不足以爲能事；然其性質之靈敏，應變之聰明，一語之微，有足以解紛而排難者，東方朔淳於髡千古以滑稽傳，後世之以論說相諧謔，以筆墨爲游戲，遂推兩人爲鼻祖。笑林之作，日出不窮，其濫觴也。昔王獻之與客談議不勝，其兄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曰：請與小郎解圍。乃施青紗步幃自蔽，以與客談，客不能屈。夫詩工詠絮，其才本自非常，獨獻之爲晉代有數人才，乃竟不及於其嫂。此言語之妙，又於巾幗中見之者矣！杭城木庵有豔尼雲林者，年十八九，粗通文翰，喜作小詩，其丰神之嫵娜，體態之溫和，如初寫黃庭，到恰好處，非楮墨所能罄。而其姿容妍美，麗質本是天生，劉海髮天然足，衣裳靚雅，清潔無倫，並無須膩粉濃脂，借以作妝飾之品。蛾眉淡掃，號國夫人，未嘗不足傾倒六宮也！性質靈敏，多應變才，吐屬半出談諧，聞者莫不傾倒。聰明伶俐，人莫得而難之。有慕其才貌者，咸願一接其聲歎，一時青衿佻達之子，又往往挑之以游詞，雲林應對如流，未嘗有所峻拒。然欲一親薌澤，則卒不能。雲林既喜作詩，又善辭令，或以文詞見志，或以口說投情，其在有意無意之間。

人有誤以爲意已相屬者，有某生得其詩，以爲屬意於己也，神魂顛倒，至廢寢食，不知雲林以生之情癡，而故意戲之也。聞其以春宵詩貽生，有句云：春心撩亂花難睡，爲倚闌干待月來。生得詩大喜，

遂無日不到雲林處，曲與雲林相親暱，以爲蘭因絮果，必有成就之一日。殊不意雲林淡焉忘而忽焉置，且冷嘲熱諷，侮慢百端，致生莫怒而莫言，由是恨之刺骨，必思有以報之。蓋生之貽贈，所費不貲，遲遲又久，終不能一達其目的，黃金虛耗，難怪其氣憤之填膺也。

一日，以意訴諸友，友固禱張爲幻者，勸生具牒控縣，諸誣雲林以不守清規，且騙人財物，請賜究辦。時錢塘縣某令，固以風流稱，逮雲林至，見其姿容絕世，絳仙秀色，我見猶憐，所訊問之詞，出以圓融。雲林滔滔辯論，妙緒環生。官問其何以要出家，曰：冀登彼岸，藉結善緣；報二老之深恩，且以修三生之慧業。問人之控爾，其知之否？曰：佛法森嚴，罪過罪過！梵王宮殿之地，豈是巫山雲雨之場？問其如此青年，能免懷春否？曰：飲食男女，大欲所存，雖託迹於空門，實同情於世俗。其既已如此，何不還俗嫁人？曰：翩翩俗世，佳士難逢，縱有意於求凰，將誰諧於卜鳳？問既願嫁人，則放開慧眼，物色風塵，豈竟無一當意者乎？曰：智珠在握，慧鏡當胸，有檀越之善人，鮮花封之貴品，至是而哄堂皆笑，官亦爲之粲然。騙財一層，卽置不問，遂釋雲林歸，以控無確證，薄責生以多事了案。

說者曰：雲林之爲人，其貞淫不可知，而雪膚花貌，正在妙齡，標梅之思，何能免俗？其守貞不字者，正是苛以爲擇耳。其所供詞，自貢其真也。至其騙取財物，爲若輩之常技，置諸青樓之中，當爲籠絡人心之好手。色不迷人，人自迷於他人乎？尤而雲林蓮花舌妙，足解人頤，公堂之上，猶能以從容出之，使一重公案立時瓦解而冰消，道蘊解圍，當難專美。較之嚶嚶啜泣，作女兒羞懼狀者，安閒窘迫，相

去奚啻霄壤耶？

嘉興法雲庵珠姑玉姑

嘉興法雲庵多豔尼，近年以來，有珠姑玉姑其人。庚戌新秋，有事禾中，得見之於鴛鴦湖畔。我非劉阮，乃亦得遇天台二仙女乎？

鴛鴦湖在郡城東門外，相傳以湖多鴛鴦得名，或以其東南兩湖相接，故名鴛鴦；又以在城之南，亦稱南湖。朱竹垞太史櫓歌百首，膾炙人口久矣。湖心有樓曰煙雨，建築於五代時。晁采館清課，嘉禾環城皆水，烟雨樓富高阜之勝，瑠窗綺閣，四面臨湖，其妙在輕烟拂渚，山雨欲來時，漁船酒舸，微茫破霧，但聞鶻聲伊軋耳！楊萬里詩：輕煙淡淡雨疎疎，碧瓦朱甍隔水隅。方回詩：鷗從沙際銜煙去，燕向花邊捲雨來。風景之佳，可想而見。

湖邊停泊遊船甚多，俗呼爲「絲網船」；絲網二字，不知何所取義。船比吳中畫舫爲小，而清潔過之。壺觴精緻，餚饌芬鮮，值並不甚高，竟日數圓而已。操舟者皆年輕麗娃，妝飾妖冶，纏臂金累累，不計疊，柔艣輕搖，鏗鏘與款乃聲並作，卽此已爲禾中之特色。春秋佳日，載酒相從，洵可樂也！自杭滬鐵路通，城北成鬧市，妓寮林立，爲禾中從來所覩見，好事者載酒作南湖遊，與會飄舉，勝金閨虎邱。煙雨樓遭兵燹，大樓迄未重建，顧涼軒燠館，歲時修葺，水木明瑟，頗擅園林之勝。西偏小樓數楹，中供牛女偶像，七夕良辰，遊人尤夥。卜晝卜夜，樂而忘歸。余於珠姑玉姑，卽於是日遇之。

佛家妝束，飄飄欲仙，是於舞衫歌扇中別開生面也！珠姑年可二九，身裁不甚長，玉姑差穉，轉益苗條。姿容豔麗，自相伯仲。珠聯璧合，人以大小喬稱之。有偵珠姑者，謂有某武員與之睨，禪參歡喜，過從密甚。玉姑年穉，尚未破瓜。某武員一視同仁，不分彼此。凡有投贈，無不相均，用意深遠，蓋雙雕計也。何物健奴，乃竟有此豔福耶？

是日，湖上之遊，卽某武員之東道主，特以游人如蟻，衆目醺醺，人之多言亦可畏，某武員故未登岸。珠玉二人，則入門一週行，旋亦歸舟，卽喚船孃拔篙去，一轉瞬間，扁舟一葉，已入煙波浩淼間。今夕何夕？殆將別覓清靜地以遣此良宵者乎？背山起樓，焚琴煮鶴，煞風景者，爲某太守，以爲攜妓遊湖，已是有關風化，況乎佛門子弟，以妖冶之妝飾，敗壞風俗，玷辱清規，冶容誨淫，莫此爲甚。下令嚴其禁，並飭嘉興縣某令查辦焉。太守故長白人，以吏員起家，風塵俗吏，不知風雅爲何物，人以爲點綴名區，彼以爲污穢勝蹟也。幸某令固能事者，奉札之下，祇以一紙空文申復之，不與深究其事，而珠姑玉姑得以安然無恙，然而便宜某武員矣！

嘉善荷花樓順寶

嘉善城外荷花樓，尼庵也。有俊尼順寶者，年纔二十，聰明伶俐，姿首絕佳，乃披薙未及半年，遽爾還俗而去。有知其事者，謂順寶本邑中楊韓氏聘媳，夫家以無力迎娶，擬效世俗搶親之舉，不圖順寶早有所聞，自顧紅顏，心傷薄命，與其表舅父鈕阿四相商，情願削髮爲尼，且倩鈕在庵作伴，以防不測。

而爲有備無患之計。楊韓氏不察，竟以甥舅犯姦，拐逃藏匿，控之於官。時江湘嵐大令握善邑篆，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，所至有政聲，爲浙人所稱頌。庭訊此案，察出冤誣，援筆判斷，洋洋數百字，駢四儷六，鋒發韻流，一時善邑人民莫不傳誦不置。

其判詞云：現訊得該氏爲子求婚，愆期未娶，備禮苦無金穴，思覘紅綃，阿嬌出自小家，難藏碧玉。楊枝露潤，向我佛以皈依；蓮座雲深，借逃禪以匿處。迎來織女，無端誤犯牽牛；疑是文君，越禮而奔司馬。盍亦思同居二女，自然志不同行；矧其爲猶子比兒，本已視之猶父。且鈕阿四鬚髯戟戟，懦弱息以偕臨；雖韓順寶粉黛盈盈，非小姑之獨處。無論年殊老稚，海棠豈壓梨花？須知分有尊卑，鴉舅甯諸鳩婦？匪寇婚媾，詎能禁其往來？招我由房，亦祇相爲禦侮。豈是狂蜂浪蝶，雲鎖陽臺；何堪打鴨驚鴛，星臨貫索。豚以招而入豎，烹鮮號宰治之庭；鼠以黠而穿墻，行露速無家之訟。夫莫須有冤沈三字，慘留疑獄於千秋；忍小嬌生盟締百年，冤聽鑠金於衆口。原は無瑕之璧，當還合浦之珠。于歸賡百兩之將，讀詩而識婚盟之重；無故則二十而嫁，考禮剛符待字之年。桃夭可詠乎藁素，葭倚詎容夫草草？乃至搶親之舉，鄉愚每視爲故常；只茲涼薄之風，官吏當嚴行懲辦。况又捏爲蜚語，尤敢擅用私刑。第因其婦而罰其姑，既不可以訓俗；若舍其主而懲其從，又非所以平情。偶爾參禪，未弛雙趺之繡；鳳令其蓄髮，卽看兩鬢之堆蟬。姑施法外之仁，成全美滿；快奏房中之曲，永慶團圓。聽到子規之子不如歸去，毋爲姑惡；阿姑甯學痴鸞，宜爾室家。遵茲批示。